

孙方友 著

谎 释

●
HUANG SHI

谎释

- 谎释 ○ 夺命码头
- 楼子船 ○ 都市谎言
- 那年的暑假
- 辉煌

河南文艺出版社

谎 秤

HUANG SHI

孙方友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释/孙方友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7
ISBN 978-7-80765-652-4

I. ①荒… II. ①孙…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700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72 000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谎
释
目
录

〇〇一

谎释

〇四五

夺命码头

〇九九

楼子船

一二三

都市谎言

一五〇

那年的暑假

一八三

辉煌

+ +
谎

释
+ +

将近半个世纪过后，那场血劫案一直在顾怡的脑际间萦绕。

事情发生得很蹊跷，许多不祥的征兆后来都被一一证实。那一天的天气非常阴森。祖父说他早晨起床后散了一会儿步，行至后花园的时候他看到木槿丛下有一对花蛇搅在一起。花蛇很花，周身的图案很美也很恐怖。它们翻翻滚滚，蹂躏着草坪，荡散着潮湿的晨曦。祖父吓呆了。祖父说他从来未见过如此灿烂的花蛇。那对蛇一大一小，大的是赤练，小的是黑花。祖父很怕蛇，看了两眼心中就惊悸不堪，似觉那蛇已爬入了他的心底。他惊慌失措正欲喊人把它们赶跑，一只秃鹫突然从天而降，斜刺下来啄住了那条红白相间的大蛇，把它们带上空中。两条蛇发出“咕咕”的怪叫，同时在空中挣扎，如同两朵系在一起的红黑牡丹花。后来就一齐落了地。那条赤色花蛇的头部被啄了一个洞，血汨汨地浸出，伸伸缩缩的样子十分悲惨，一会儿便长长一条不动了。那条黑蛇悲悯地在赤练蛇身上爬来爬去，后来发现了祖父，才恋恋地逃进了草丛里。

祖父望着那条悲惨死去的大蛇怔了许久。突然，他面色苍白，浑身战抖不止。祖父说就在那一刻他想起了自己属“大龙”，儿子属“小龙”，

于是也就感悟出这一幕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这番话是在太阳出来以后祖父告诉顾怡和他的父亲的。那时候顾怡还小，刚满十二岁，正在读蒙学。祖父说这番话的时候面部呈现出十分的颓丧和肃穆，双目内闪跳着许多的惊慌和不安。就在那一瞬间，顾怡看到了祖父的“死相”，觉得挺可怕。十八个小时之后，祖父躺在了血泊里。那时候顾怡对祖父的死相已相当熟悉，因而也就没有留下十分强烈的印象。

那一天早饭后全家人的情绪都非常低落。早饭后太阳已经老高。按豫东风俗，太阳出来就可以讲梦的。全家人都说做了非常可怕的噩梦，而且千奇百怪。至于“噩”到什么地步，“怪”到何种程度，谁也不愿说。多少年以后，顾怡猜测出每个人的噩梦大概都与祖父有关，众人有碍于祖父的情绪反常不愿讲出。没讲出就破不得，于是那一天的深夜祖父果真丧了性命。

事情来得很快，中午时分，一个名叫赵九的家丁就回来提供情报，说是农会已经商定，天一明就要闯进顾府分浮财，领头的是顾家长工顾大壮。并说这“情报”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佃户提供的，可靠的程度一目了然。祖父听到这个消息后面色更加苍白，他愣了许久才让账房老金取出几个小钱奖赏了赵九，然后开始在客厅间踱步。顾家客厅很宽敞，整个建筑高出地面三尺有余，进客厅须拾级而上。回形走廊的边缘全是楠木雕花栏杆，油漆斑驳，能使人联想出许多千奇百怪的图案。室内通是木质结构，粗壮的柱子顶天立地，青石柱墩雕龙凿凤，透出大户人家富丽堂皇的气势。厅内是方砖铺地，硕大的方砖被脚步磨出青光，显示出年代的古老和沧桑。大厅面南坐北。午时的阳光在甬道上闪跳。甬道旁的秋菊含苞待放，紫罗兰正在衰败。秋蝉在垂柳间苟延残喘，发出阵阵叹息。祖父的面部阴沉而凝重。秋蝉那十分伤感的叫声传入他的耳膜，仿佛是催命的鬼嚎使他心惊肉跳，步子紊乱而失调。

祖父踱步的时候顾怡随母亲来到了客厅，他望到祖父那慌乱的脚步就感到很恐怖。这时候全家人已不约而同地进了客厅，大气不敢出，惊

恐地坐在角落处，木然地望着那个干瘦老头子来回“走柳儿”。满厅一时间皆是心跳声。

顾怡的父亲叫顾嵌。顾家已单传三代。顾嵌前些天刚从外地回来，带回了许多共产党将得天下的消息。他要求父亲躲一躲，并说眼下已到了顾命不顾财的时刻。顾怡清楚地记得祖父瞪了父亲一眼，然后拂袖而去，出了客厅绕过甬道就躲进了自己的卧房，直到天黑没露面。

那一天的晚饭味同嚼蜡，由于当家人不在场，全家人吃得谨慎又心慌。顾嵌面色阴郁，胡乱喝了几口粥就离开了饭厅。顾怡隔窗看到父亲去了祖父的卧房。卧房双门紧闭，顾嵌迟疑片刻终于没勇气叩门，只是垂头丧气地在假山的周围转悠。那时候天已近黄昏，西天边际一抹红霞格外鲜艳，照得顾家大院一片血色。

半夜时分，顾怡突然被父亲唤醒，当他揉着惺忪的双目随父亲见到祖父的时候，发现祖父已失掉了白日的浮躁，正襟危坐在太师椅上，一副儒将之风，显得干练而老成。他望了望儿子和孙子，没说什么，只挥了一下手，便领他们走出了卧房。

那一天的夜非常黑，偌大的顾家宅院被黑暗和寂静笼罩。顾家三代人一字排开，穿过客厅朝后楼走去。祖父熟稔地走在前头，脚步透出少有的稳健和警惕。砖铺甬道旁的木槿和冬青黑黝黝的，昆虫“唧唧”地在内里叫，声音单调而缠绵。夜风徐徐，树影婆娑。桂花的馥香在夜空中飘荡，使人想起明月高悬的中秋佳节已迫在眉睫。芭蕉早已被夜露打湿，秋水成滴地滚落在下面的叶子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吧嗒”声。

后楼实为顾家绣楼，小巧玲珑，耸立在一片林木中。顾家的最后一位姑娘顾倩于几年前与人私奔之后，这里再没人住。绣楼的前面是一个花园，芳草菲菲，青竹翠翠。园中有一荷池，秋荷已残，散发出腐败的气息。鲤鱼正在跳，“扑通扑通”的声响隐约传来，让人惊慌。祖父愣了一下，警惕地回望，许久了，才透出一口气。他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试了三把才打开绣楼底层的铜锁。随着艰难的门响声，一股霉味冲鼻而来。

顾怡禁不住打了个喷嚏，不料却挨了祖父一巴掌。

祖父让父亲点燃了蜡烛，浑黄的光圈在房里闪跳。潮湿的气息里含着辣酥酥的怪味，压迫着顾家三代人。祖父显得气短，喘吁着接过蜡烛，用一只枯手遮光，领顾怡父子到了里间，然后示意儿子关上套间门。接下来，他饱吸一口气，开始在山墙处用手丈量，最后指了指两块砖说：“就在这里！”说完，稍翘了一下身子，举烛朝前，命令儿子撬砖。顾嵌用铁火棍撬了好一时，砖才开始松动。他头上浸着汗水，满屋子充斥着他的喘息声。两块砖终于跳出墙外，露出一方洞。顾嵌放了火棍，伸手摸了一阵，取出一个小铁匣。烛光笼罩着铁匣。顾嵌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小心地放在了地上。铁匣上有把小锁，已锈成一坨。拧开了，内里是一绺包。祖父这才把蜡烛递给父亲，颤着手打开了绺包。八块金砖在烛光中闪烁。祖父叹了一口气，然后抬起头，庄重地望着儿子和孙子，正欲说什么，突然，枪声响，只听“扑通”一声，祖父倒在了血泊里。

顾怡一声惊叫，吓倒在祖父身旁。朦胧中他见一条黑影从天而降，父亲一下子蹿出，与那黑影打在了一起……

那时候，室内已是一片黑暗。

枪声惊醒了顾家老少，当人们匆匆赶到后楼的时候，蒙面大汉与顾嵌早已没了踪影。赵九点亮火把，在楼的周围仔细搜索，终于发现了墙上的血迹。血迹在火光中闪烁，鲜亮的样子酷似绽开的梅花。赵九说：“少爷可能负了伤！”赵九说完这话就麻利地翻过高墙，顺着血迹朝前寻。天明时分，他颓丧地回到了顾府，说是血迹到了颍河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赵九的话使全家人都禁不住地倒吸了一口气，大家脸上透出恐怖和惧怕，不祥之兆如阴云般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头，绝望的叹息在阴暗的角落处开始升起。母亲紧紧搂抱着顾怡，双目茫然，无所措地重复着一句什么话，许久许久。

祖父身亡，父亲失踪，顾家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母亲身上。那时候，顾怡就看到母亲求援似的看着赵九，好像是在渴求某种精神支持。而赵九却有意躲闪着母亲的目光，双目显得游离而空洞，好一时过后，竟引导母亲盯住了账房老金。

账房老金是在赵九翻墙寻找血迹的那一刻才赶到现场的。老金来的时候身后还跟着他的儿子。老金的儿子叫金汇，几天以后顾怡才知道金汇在事情发生的前两天就来到了顾府。金汇来顾府是接父亲回家的。金汇说家乡的大户已被打倒，正在分浮财。金汇的五个堂兄都在贫农团，老大金基还担任着贫农团团长。金基说继续为地主效劳的人不分浮财，所以让金汇速接老金回故里。

顾怡看到两个黑影一高一低晃进绣楼底层东房，好一时才看清是账房老金。那时候，他还不认识金汇。金汇那高大的身影使他产生了许多想象，以至于多少年过后仍使他感到迷惑不解：账房老金为什么专在那个时候带着他的儿子来看他的祖父？

账房老金扑倒在祖父身上，表现出狗般的忠诚。血泊中的祖父随着老金的恸哭开始晃动，给人以游尸般的恐惧。最后老金突然止了哭声，瞪大眼睛，梦呓般叫道：“是他……一定是他！”顾怡的母亲急忙追问“他”是谁？不料老金只张了一下嘴巴，像回到了梦里，又扑倒在那具干瘦的尸体上，痛哭不止。顾怡的母亲很疑惑，抬头朝窗外望去，赵九的火把光亮已在后花园的甬道上闪现。

顾怡的母亲是陈州城内的大家闺秀，顾怡最早记得的三个字就是母亲的芳名：余雅琴。许多年以后，顾怡才知道外祖父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就在祖父饮弹身亡的那天夜里，外祖父已携家带口去了台湾。1988年冬，二表兄从海峡那边归来，专程到顾家楼为他的姑妈烧纸钱。顾怡站在母亲的坟头旁，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天夜里。

那天夜里，尽管赵九带人到处寻找，仍是不见父亲。赵九他们在颍河里打捞了一个早晨，也没捞到什么。当赵九和几个帮忙者精神颓丧地

回到顾家大院时，顾家大院里已是一片号啕。顾家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两个当家人，除去十多岁的顾怡再没有了男子汉。为操办祖父的丧事，维持这个即将被抄的家园，母亲不得不在家丁赵九和账房老金二人之间作出选择。当她的目光从赵九挪到账房老金身上时，她望着老金的儿子双目里透出了极大的不满意。万般无奈，她只得又把目光转向赵九。她叹了一口气，许久才向疲倦不堪的赵九说：“赵九，你看怎么办？”

赵九受宠若惊地露出一副奴才相，不知是等候命令还是想不出办法，竟许久没说出话来。

顾怡的母亲失望地垂了眼睑，好一时才说：“小怡他爹至今下落不明，是福是祸总也躲不过，我们总不能让老爷停尸家中！这样吧，你马上派人制作纸人纸马，越多越好！早饭之前，顾家大院里里外外要一派吊丧的样子！”

赵九胆怯地说：“少奶奶，马上贫农团就要来了？”

顾怡看到母亲蹙了一下秀眉，没回声。

令人奇怪的是，那一天贫农团并没有来顾家分浮财。是赵九谎报了军情还是贫农团施布了人道？从那时候起顾怡就仿佛看到了一个阴谋！埋葬了祖父之后，他自个儿跑到后楼。秋风横扫落叶，后楼一片萧条。古老围墙上的苔藓正由灰青变成乌黄，酷似老人的寿年斑，显得粗糙又衰老。那片血迹在干涩枯黄的苔藓上已翘起皱皮，赤红色的皱皮随着秋风颤抖。成团成团的绿头苍蝇飞起又落下，腥腥的气息被苍蝇的明翅扇搅扩散，弥漫在灰色的天空里。顾怡望着那团血色发呆，最后凄惨地高喊了一声“爸爸”！不料叫声却惊动了绣楼上的姑娘，当顾倩打开楼窗斥问他喊叫什么的时候，他望到姑姑房间里仿佛有一个男人的身影闪了一下——顾怡觉得那个身影十分熟悉！

1947年秋天，大地主顾老阕的小女儿顾倩在父亲身亡的第二天一早突然回到了顾家楼。那时候，顾家大院里里外外已如同下了一场酷

雪。

顾家小姐走进顾家楼的时间是晨后九点多钟。那一天天气晴朗，九点多钟的太阳已升老高。阳光从林子的间隙中透射过来，使顾家大院一片辉煌。高大的毛杨树上有好多只麻雀飞来舞去，冲散着飘泛在天空中的灰色纸屑。一只猫躲在浑黄的瓦房兽脊后面，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大院里的一切。远处和近处的村落里时有鞭炮声响，吊丧的队伍披着霞光开始朝顾家楼走动。顾倩望了望阔别了几年的故乡，面部溢荡着激动和惶惑。当走近自家高门台阶的一刹那，她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震得目瞪口呆！

顾家大院内外的花草树木上全都挂满了白花，大门的周围悬吊着硕大的纱灯，白色的纱灯上写着漆黑的“奠”字。顾老阕的黑漆大棺如雄狮般静卧在冲门的大厅正中，棺前的八仙桌上供奉着丰盛的祭品。硕大的灵棚搭在大厅前面，内里满是纸扎的牌楼以及牛羊骡马摇钱树。三班子唢呐鼎足相峙，凄厉的叫声长歌当哭。顾怡说母亲那时候已认定顾家家业无可救药，面对家破人亡的局势便决定趁此机会大大阔气一场。她让账房老金拿出积累，开始为公公大办丧事。在那个多事的秋月里，顾家发丧的消息被传播得纷纷扬扬，前来吊丧的人一律大酒大肉，香气熏天浸地。

顾倩的突然而归，在顾家楼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几年前顾倩与一个教书先生私奔的传说曾经被佃户们描绘得有声有色。年轻的小伙子们毫不吝惜污秽猥亵的言辞，把情欲拨撩得如火如荼，然后脱光了身子站在杳无人烟的颍河湾里，高呼着顾倩的芳名，淋漓尽致地做着下流动作。现在顾家小姐突然回来，使得许多人因毫无精神准备，而显得惶惶无措。那一天顾倩亭亭玉立，傲气十足的样子酷似仙女下凡。她留着古典的仕女发型，身穿绛紫色旗袍，衬出面目的白皙和端庄。她高跟皮鞋“嘟嘟”地叩击着方砖地，在甬道的两旁回荡。那时候她还不晓得死了何人，当一条三尺白绫呈递到她面前的时候，她才知道她的父亲已不在人世了。

1944年春发生的事情在顾情的脑海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那是一个漆黑的深夜，当她艰难地翻过后墙的时候，李时义已在墙外接应。李时义是颍河镇上的小学教员，那时候顾情还不知道他是地下共产党。直到李时义叛变革命之后她才知道自己竟和一个共产党同床共枕了两年有余。多少年之后，顾怡还十分惋惜地说：如果当时李时义不叛变革命，眼下至少能混到正厅级，姑妈也决不会活得如此寒碜。顾怡说这话的时候已是1989年的冬天，那时候他去陈州城里给姑妈吊丧，满面皱皮枯瘦如柴的姑妈，让他无论如何也与1947年秋的姑妈联系不起来。

当时顾情是极不赞成余雅琴的壮举的，虽然李时义在狱中经不住折磨叛变了革命，但他毕竟在未变节之前用革命的理论影响了顾情。因此，顾情自始至终对叛徒李时义痛恨不起来，而且坚持说面对辣椒水老虎凳披麻戴孝等血淋淋的生死选择，李时义叛变革命肯定是迫于无奈！如果每一个革命者都如此般“考验”一回，有些人也会改变面目的。她说她绝不是为叛徒开脱，这里有个命运问题。如果当时李时义不遭逮捕，也就没有了叛变之说，后来的一切都会翻个个儿！她时常回忆李时义在未叛变之前的坚定和勇敢，她说她做梦未想到他会成为令人齿冷的叛徒！事实上那时候顾情在他的影响下已知道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因而在对待父亲的丧事问题上她完全不同于余雅琴。余雅琴所做的一切，顾情心中十分明了。几年前她就领教过余雅琴的厉害，不是她从中作梗她也决不会离家出走！她恨透了这个外表文静内心扎实的女人！她心中十分清楚，余雅琴毫不考虑丈夫的生死不明，顾家即将败落，在这个非常时期，来一个轰动百里的“回光返照”，其目的之险恶是顾家楼的穷鬼们想象不出的！

实际上顾情提出这种异议的时候为时已晚。那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乡户人都已接到了丧帖。饥饿的人们垂涎于丧宴上的大酒大肉，顾家楼通往四乡的土官道上，前来吊丧的队伍络绎不绝。鞭炮声在村头和田野间炸响，回荡在村子的上空久久不散。硫黄和火药的气味在四周萦绕，

蓝色的烟雾随风飘移，天空中浮泛着灰蒙蒙的云层。在那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运动中，一个女人能用如此手段调动着无数个佃户为一个老地主吊丧，是许多人料想不到的！人们夸耀着顾家少奶奶的贤惠；面部透出假惺惺的悲哀，贪婪地走进了辉煌里。

顾倩就是在这个时候向余雅琴提出异议的。她提出异议的时候显得过于激动，俨然是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地训斥一个腐朽阶级的代表人物，义正词严，白皙的面部上泛着红润，高耸的胸脯如波涛翻滚，双目直盯那个文静如水的女人。余雅琴认真地听完了小姑子的叙说后，望了她一眼，沉静了许久才叹出一口气，精神颓丧地说：“你比我更了解你的父亲，他虽然为大户人家，但为这个家族操劳一生，临老又死于非命，阔气一场理所当然！”余雅琴说完突然冷了脸色，威严地警告顾倩说，“顾家眼下家破人亡，你兄长至今下落不明，我作为少夫人有权主持一切。小妹是嫁出去的姑娘，如今回到顾府已算客人，依我之见你还是以客人的位置来理解这些事为好！”

万般无奈，顾倩只得勒上三尺白绫，在父亲的棺木前痛哭了一场，然后就命赵九打扫绣楼。她说她要在楼上住上一些日子。那时候对顾家小姐的突然而至已开始众说纷纭。有人说她已到了无家可归的境地，回娘家暂住是整装待嫁；有人说她和李时义山盟海誓，住顾家楼是为等待着李时义的归来……这些乡下人只顾专心致志地为顾家小姐编织着未来和希望，可他们做梦未料到，顾倩的突然出现，为顾家楼后来的那场大祸埋下了不可想象的患根！许多年以后，顾家楼的人谈起那场大祸时，还禁不住毛骨悚然！

贫农团闯进顾家大院的时候，已是埋葬过顾老阕的第五天。大院里凌乱不堪，到处是办过丧事的衰败景象。黑色的纸屑如蝴蝶般满天飞舞，白色的纸钱酷似凋零的梨花被风蜚进角落里闪着惨白的冷光。那时候太阳已升老高。升得老高的太阳穿过大厅亮脊照耀着一群衣衫褴褛

的人。他们一扫前日吊丧时的悲哀，脸上充溢着愤怒，一副同仇敌忾的样子，使得空气十分紧张。

贫农团团长顾大壮名副其实，又高又壮，黑铁塔似的身坯在院中方砖铺地上来回走动。这位昔日顾家的长工，在一夜之间变得神气活现，他呵斥着顾家老小。顾怡说，那时候顾大壮刚从县上开会回来，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当他得知祖父是被人杀害的消息时，他的嘴角处牵动了一下，再没说什么。顾怡说，他很喜欢顾大壮。顾大壮是顾家的大把式，一群调皮的驴呀马呀都被他调教得服服帖帖。顾大壮还会编织蚰笼子，用红白相间的秫蔑子能编织出宫殿般的式样，高三层，有回廊有挑角，花花的格子门很让人向往。蚰子进入他编织的笼子，如同避入宫殿般舒服，叫声格外悦耳。那一天顾怡看到顾大壮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害怕，他满脑子飘忽着各式各样的蚰笼子，所以目光显得异样。后来顾大壮发现了目光异样的顾怡，便让他带他去后院看现场。从花园到后楼，顾大壮向顾怡询问了事情的全部经过，然后走进了底层楼的套间。

血案发生的地点狼藉不堪，顾老闾的血迹虽然已蒙上了灰尘，但仍有腥腥的气息在室内萦绕。顾嵌与蒙面大盗搏斗的痕迹到处皆是。未燃尽的那半截蜡烛被甩到了墙角处，灿烂的红色淹没在一片血污里。八块金砖不翼而飞，墙边处只有两块被撬出的烂砖和一把锈成坨的锁。顾大壮认真看了现场，又让顾怡回忆当时的情景和几个人的位置，然后又让顾怡带他去看墙上的血迹。

十二岁的顾怡从灰暗潮湿的底楼贸然走进灿烂的阳光里，极大的反差使他好一时才适应。他的双目在那堵长满苔藓的古老砖墙上寻找了好一时才发现那团血迹。他看了看顾大壮，用手指了指说：“就在那儿！”顾大壮开始愣愣地看血迹，双目透出迷离。不知那血迹是顾嵌的还是那盗贼的，只觉得血仍鲜艳，在晨后的阳光里闪烁着褐红色的光亮，令人心惊肉跳。

就在这时候，突然听得绣楼上传来开窗的声音。顾大壮抬头望去，

一下愣然如痴。他做梦未曾想到站在窗前的那俊女子竟是几年不见的顾小姐！顾倩望着顾大壮，目光由惊诧转为亲切。二人对望着，都不言语，许久了，才同时“啊”了一声。

顾怡感到十分莫名其妙！

“你回来了？”顾大壮痴痴地望着顾倩问。

“我回来了！”顾倩轻声回答。

顾大壮再没说什么，最后望了望顾倩便领着顾怡回了前院。顾怡说，如果不是顾大壮见到姑妈顾倩，顾家大院那一天肯定要遭厄运，会同别处一样——地主家的老老少少扫地出门，让他们蜷缩在马棚或下房里，然后各个房门洞开，贫农团欢呼雀跃地朝外扛粮食搬细软。那一天顾大壮带领顾怡回到前院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阳光懒洋洋地照耀着贫农团员们那一张张菜色的脸。顾大壮走进阳光里，望了一眼如饥似渴的穷哥儿们，“咳”了一声，悻悻地说：“顾家被人抢走了八块金砖！八块金砖，多大一笔财宝呀，没了！”顾大壮说着，做出十分痛惜的样子叹了一口气，然后又接着说：“顾家最贵重的东西被人盗了，眼下只剩下房子和土地，这些东西贼人是盗不走的！再说，人家刚死了人，少爷顾嵌至今生死不明，顾家到底有多少浮财再没人知道了！依我看，分浮财的事不如先缓一缓，等我向区里汇报以后再说！大家先散伙吧！”说完，顾大壮硬硬地走出了顾家大院。贫农团员们踌躇着，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都悻悻而离。

许多天以后，当土改工作队逮捕顾大壮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说，双目中洋溢着人生的满足，深情地望了望顾家大院，哈哈大笑着走向刑场。

贫农团离开顾家大院之后，顾家老少好一时才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余雅琴以当家人的身份安顿好一切，然后带顾怡去了颍河镇。顾家楼距颍河镇有七八里路，一条曲里拐弯的土官道两旁长满了毛杨树。昨夜一场酷暑，树叶已由青黄转为淡黑，飘飘零零，洒落在路沟与路面上，然后

又随风飞飘，如同受伤的黑蝴蝶。顾大壮当了贫农团长以后，挪出了顾家大院，赶轿车的任务就交给了赵九。赵九原是个外地的讨饭花子，从小无父无母，是顾老阕把他养育成人。顾老阕活着的时候，把他看做自家人。赵九自然也不忘顾家的恩情，扬言“一臣不保二主”，誓死要与顾家共存亡。尽管顾大壮几次诱导劝说，但他就是不愿参加贫农团。

在那些多事的年间里，顾家的胶轮小轿车早已名扬乡里。轿车为两轮车，时常打半气，跑在沙土官道上，不颠不簸，如同坐轿子一般。三匹马统是赤色，它们还没因形势急转而掉膘，仍是毛色发亮，高高壮壮，声声嘶叫威武又豪迈。那一天顾家女主人余雅琴一身城市贵夫人的打扮，身穿旗袍，还化了淡淡的妆，只是浓黑的窝发上别了一朵精制的小白花，以示对公爹的孝道之心。公爹暴死，丈夫生死不明，使她那俊秀的脸庞上布满了沉郁和忧伤。她原想顾倩的回来会助她一臂之力，不料顾家小姐还是那般任性。事情到了这一步，她只得单枪匹马地支撑这个家。年幼的顾怡还不懂得历史变迁的现实意义，兴致勃勃地与赵九坐在车篷外面，如同出笼的小鸟，又号又叫，协助赵九扬鞭催马，荡起一路烟尘。

时处中秋，田野里已透出衰败的征兆。枯黄的玉米棵老气横秋，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等待着庄稼人的杀戮。收割过的旷野里露出发白的土地，泛出的盐碱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秋风吹来了成熟，成熟中含着蹂躏和破坏，一切都在成熟中萧条。

顾怡说，那一天他和母亲走进颍河镇的时候，天已近中午。天近中午的颍河镇正处于喧哗和骚动之中。一街两行的饭店酒馆里顾客盈门，腾腾的香气溢门而出，飘荡在街的上空。大街上到处是刚刚翻身的贫农团，长矛林立，赤色的袖标如红牡丹般在人流中盛开。庄户人家抑制不住翻身的喜悦，一扫几代人的苦难，面部上洋溢出扬眉吐气的神色。远处有锣鼓声响，走近了，方看出是镇上几家大户人家被押上了街头。他们头戴纸糊的高帽子，脸上被画得五彩缤纷，垂头丧气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随同他们招摇过市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个个面如茄色，灰

灰地勾着脑袋，如同过街老鼠。

游行的队伍走过余雅琴身边的时候，她的装束就引来了许多狐疑的目光。有人认得这位顾家少奶奶，开始指指点点。那时刻余雅琴已意识到自己的精心打扮与世道的变迁不协调，面部顿然发绿，浑身开始不自在起来。她仿佛在一瞬间丢尽了耀武扬威的装腔作势，急忙命赵九寻了停车点，并规定了会面时间，然后给了他几个小钱，让他去吃午饭。她望着赵九走远了的身影，许久才定下神来，四处观望一阵，急忙拉着顾怡匆匆拐进了背街里。

没想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叫住了她。

顾家少奶奶听到有人直呼她芳名的时候，竟觉得“余雅琴”三个字遥远又陌生。她抬头望去，呼唤她的人已经走了过来。走过来的是一位中年男子。那男子一身灰色军装，腰扎皮带，斜挎着一把盒子枪。虽然一身武行，但仍是掩饰不住他那文绉绉的气质。这位白面书生在耀眼的阳光里就显得很挺拔，一张生动的脸充满了邂逅相遇的笑容，亲切地问：“雅琴，认不出我了？”

余雅琴怔了一时，紧蹙的秀眉终于又缓缓松开，随着口型的变换梦呓般“啊”了一声，惶惑地问：“你可是胡预言？”

胡预言矜持地点了点头，接着目光便开始在余雅琴身上扫描。他的眼睛如水似的柔，在秋后的阳光里透出晶莹的光泽。

“你算是贵人不健忘，还认得老同窗！”胡预言笑道。

在那“贵人”已开始倒霉的年代里，余雅琴颇有些承受不起。秋风横扫着落叶从远处掠过她的身旁，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灰色的尘土张张扬扬，弥漫在街的尽头处。骚动不安的马嘶声在风中颤抖，又在很远的地方回荡，许久才平静下来。

“真没想到能在这种时候遇到你！”余雅琴怯怯地说。

胡预言略含伤感地叹了一口气，目光掠过余雅琴朝极远的地方眺望了一下。西天边际一片蔚蓝，几朵白云酷似扩大的羽毛球在空中旋